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梨魂 第七章 獨醉

殘樽零燭，情話如昨。石癡既去，夢霞益復無聊，雖無戀別之情，未免索居之感。而況飛鴻遇順，看人得意揚帆；僵燕待蘇，誰念孤身失路。人皆集苑，我獨向隅。十年塌翼，斷虞翻骨相之屯；一夕傷心，變潘岳鬢華之色。知非吾土，安能鬱鬱久居；走遍天涯，終覺寥寥無偶。石癡之行，夢霞送之，而以不得與之同行為恨，讀其贈別之詩，其所以自傷者深矣。故別時情景，未覺淒涼，去後思量，不勝抑鬱。石癡行矣，迢迢千里，夢霞之心，石癡不知也，知之者惟梨娘耳，知之而能慰之者，亦惟梨娘耳。夢霞與石癡話別，一夜未歸，梨娘不審何事，次日，轉詢館僮而知其故。梨娘深處閨中，亦素聞石癡之名，知其人品學問，與夢霞實堪伯仲，至氣概之激昂，性情之醇厚，夢霞似又過之，而命之豐吝、境之順逆，不同若此。彼則翱翔為鸞鳳侶，此則潦倒作狢猴王，相形之下，能不大為夢霞叫屈。是夕，梨娘作一書致夢霞，書中勸其棄此生涯，力圖進取。以君之才，長此蹉跎埋沒，殊為可惜，何不乘此時機，出洋遊歷，費數年之功，為將來吐氣揚眉之地，且有長途資斧，旅居薪水，如虞不給，願盡力相助等語。夢霞得書，心大感動，自念頻年顛沛，父死兄離，斷無餘資可供個人求學之費，一片雄心，久為逆境消磨淨盡。今送石癡之行，空作攘臂下車之想，殊有望塵莫及之嗟。相知如石癡，亦從未以一言相慰，而閨中一弱女子，乃能獨具憐才之眼，慕通財之義，慧心俠骨，可感可欽。夢霞讀畢梨娘書，不覺感極而泣，腸回心轉，刺激萬端。良久忽拍案而起曰：「天乎！薄命之夢霞負我梨娘矣，梨娘愛我，書不可不答也。」心迷意亂，不暇擇詞，遂疾書四絕於梨娘之牘尾，以授鵬郎。

梨娘得書，訝其為己原函也，大驚，不解夢霞何意，默唸書中得無有失檢之處乎？取而閱之，至終幅乃見連真帶草，狂書一百十二字曰：

名場失手早沉淪，賣盡癡呆度幾春。
名士過江多若鯽，誰憐窮海有枯鱗。
感卿為我惜青春，勸我東行一問津。
我正途窮多涕淚，茫茫前路更無人。
此身已似再眠蠶，無補明時合抱慚。
事業少年皆不遂，堂堂白日去何堪。
世事悠悠心漸灰，風波險處每驚猜。
斯人不出何輕重，自有憂時命世才。

蘭■黯黯，蓮漏遲遲，錦字銷魂，玉容沉黛。梨娘此時讀夢霞之詩，不能不為夢霞惜矣，不能不為夢霞悲矣。為夢霞惜，有不能不自惜；為夢霞悲，又不能不自悲。如線懸腸，輻輳萬丈；如針刺骨，痛苦十分。其命之窮耶，其才之誤耶，夫是之謂同病，夫是之謂同心，輾轉思量，情難自制，而梨娘於是乎泣矣。一吟一哭，一字一淚，啼珠連綿，著紙與墨痕混合為一，悲傷之至，真有難以言喻者。嗚呼，因此一念，而兩人之情，遂愈覺纏綿固結，不能解脫。若有緣，若無緣，顛之倒之，彼蒼蒼者果何心耶，彼兩人者又何苦耶。此書、此詩，為兩人第二次之通詞。梨娘之書，足係夢霞之情，夢霞之詩，更足傷梨娘之心。一聲長歎，無可奈何，其感同而其癡一也。前此偶然邂逅，尚在若離若合之間；今則漸入沉迷，竟有難解難分之象。蓋經石癡東渡之波折，遂引起兩情之動機，有此一番交感，乃真成為生死知己，是石癡實不啻間接為兩情之主動也。

草長花飛，日長人倦。殘鶯意盡，新葉陰多。此何時耶？非所謂奈何天氣耶！極目四野，甚黑麥黃，彩桑之婦，聯袂於田間，荷蓑之人，接踵於岸畔。古人詩云：「鄉村四月閒人少，才了蠶桑又插田。」非身歷其境者，固不能知其景之實而情之真也。此時距夢霞離家，蓋已四十餘日矣。客裡光陰，疾于飛矢，窮愁萬種，叢集一身。念老母之獨居，晨昏寂寂；傷阿兄之遠別，涕淚遙遙。盼斷白雲，來鴻絕影，游子天涯，蓋有難乎為懷者。而況春光易老，恨事重逢。三生舊夢，空留零落之痕；一卷新詩，更種離奇之果。回憶葬花時節，掬土心情，願屬羈縈無聊，閒情偶寄，孰知即為相思之起點，招恨之媒介。人世悲歡，亦復何定？斷腸消息，尚可問乎？曾幾何時，春衫換去，紈扇歸來，日月不居，心情大惡，我生不辰，傷心事多，長逝者年華，而長留者深恨。嗚呼，夢霞夢亂如煙，日長如歲，將何以自遣哉。

夢霞答詩之次日，適星期休課，平日每週假期，夢霞輒與石癡攜手出門，隨一小奚奴，登高舒嘯，臨流賦詩，命春酌，聆時鳥，尋幽探勝，竟日為樂。今則室邇人遙，舊游難續，獨行無偶，尚不及索居有味。故是日，夢霞既不赴校，遂賴於出門，焚香掃地，取次回《疑雨集》危坐讀之。情詞旖旎，刻露深永，一縷情絲，又為牽動。掩卷長歎，起步庭前，則一■荒土，草色青青，碑石兀然，突觸眼際。嗚呼，此斷腸地也。

夢霞自葬花之後，風晨月夕，每至其處，輒盡情一哭。新舊淚痕，重重可認，花魂雖死，得夢霞之淚，朝夕滋養培溉，已有一絲生意，而回視昔時燦爛之辛夷，則已紅銷香褪，血盡顏枯，零片無蹤，空枝有影，相逢遲暮，煞甚可憐。歎息容華，何能久持？春在東風原是夢，生非薄命不為花。既屬萬般紅紫，會當隨例飄零。夢霞之用心，本無所謂厚薄也，特其情不用於繁華熱鬧之場，而用於寥寂淒清之境。塚中之梨花埋夢霞之恨，眼前之辛夷亦足傷夢霞之情，固知前日之辛夷，方具得意之態度，尚未至可憐之地位，故夢霞對之漠然，不為所動，實非故以冷眼相看也。

空庭無人，淚花不春，一經回首，爭不傷神！夢霞臨風雪涕，徒倚徘徊，歎榮悴之不常，感韶華之難再，及時行樂，自苦何為。砌下梨花一堆雪，人生能得幾清明？今則砌下之花，變為地下之花，清明時節，變為清和時節，芳時長負，豔福未修，無蘇學士曠達之胸襟，而有杜司勳惆悵之心情。單眼愁雲，焚心恨火，自尋煩惱，解脫無方，人非金石，奈何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出也。幸也，有糟邱伯在，能為夢霞解厄。時已薄暮，微雨催暝，夢霞返身入室，案上有玻璃瓶，取而注之，猶有餘醇。倚窗而坐，盡情傾倒，而獨酌無侶，飲興不暢。欲舉杯邀月，效青蓮故事，而此時之嫦娥，且匿居廣寒宮中，呼之不出。酒入愁腸，酒未醉而愁先醉，不三杯而玉山頹矣。既為掃愁帚，且作釣詩鉤。醉意方酣，詩情遂動，夢霞乃擊桌而歌曰：

夢霞夢霞爾何為，身長七尺好男兒。爾之處世如鈍錘，爾之命惡如漏卮。待爾名成志得遂，蒼蒲須有開花期。憶爾幼時舌未穩，凌雲頭角削玉姿。偷筆作文學塗抹，聰明刻骨驚父師。觀者謂是丹穴物，他年定到鳳凰池。而今此事幾遷移，爾何依舊守茅茨。十年踏踏霜蹄蹙，看人云路共奔馳。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，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？鳥雀常苦肥，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饑；鳥雀皆有棲，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。人生及時早行樂，爾何工愁善病朝秋暮■而長噫！饑驅寒逐四方困，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。寒餓孤燈一束詩，拋盡心力不知疲。爾何不詠清廟明常什，惟此寫愁鳴恨紙勞墨瘁為此酸聲與苦詞。爾生二十有三載，世間百憂萬憤何一不備罹。少壯情懷已若此，如何更待朱顏衰。吁嗟乎爾之生兮不如死，胡為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？看花得意馬蹄疾，爾之來兮獨遲遲。落紅狼藉難尋覓，空對春風生怨思。閒愁滿眼說不得，以酒澆愁愁不辭。傾壺欲盡剩殘瀝，灑遍桃葉與桃枝。一日愁在黃昏後，一年愁在春暮時。兩重愁並一重愁，今夜無人悲更悲。三更隔院聞子規，窗外孤月來相窺。此時之苦苦何似，遊魂飄蕩氣如絲。淚已盡兮繼以血，淚血皆盡兮天地無情終不知！擲杯四顧憤然起，一篇寫出斷腸詞。是墨是淚還是血，寄與情人細認之。■一歌而悶懷開，再歌而酒情湧，三歌而哭聲縱。擱筆而起，身搖搖若無所主，遂和衣倒榻而眠。一霎便甜然入夢，已是上燈時刻矣。館僮以夜膳來，室中不見夢霞，遍燭之亦無有。正詫異間，忽覺酒氣襲人出於帳中。揭帳視之，則見夢霞酒紅上頰，睡意正濃。館僮知其醉也，不復驚之，悄然自去。

未幾，秋兒送鵬郎入館，連呼先生不應。鵬郎年幼好弄，潛至牀前將夢霞竭力推之，秋兒在旁吃吃笑。夢霞睡夢中受搖撼之

力，若有所覺，醉眼朦朧，睡意惺忪，口中囁語，綿綿不絕。鵬郎推不已，夢霞忽清醒，轉其軀向外，問曰：「汝何人？太不解事，擾我清睡。」鵬郎曰：「先生，鵬郎來矣。先生今夜睡何早，其有所苦乎？」夢霞曰：「是汝乎？吾無苦，偶困於酒耳。」夢霞言時，語尚含糊，眉目間有倦態，蓋宿醒猶未盡解也。鵬郎復問曰：「先生今夜尚上課乎？」夢霞曰：「夜如何矣？」鵬郎回視壁上鐘答曰：「九句一刻矣。」夢霞曰：「我憊甚，不能起。汝自去溫習舊課，勿囿我。」鵬郎唯唯，為之下帳，就案頭攤書自讀。時秋兒已去，室無他人。此冷清清之境地，靜悄悄之時間內，惟有燈下之書聲、榻上之鼾聲，與壁上之鐘聲，高下疾徐，相為問答而已。

秋兒入告梨娘。梨娘知夢霞醉臥，恐鵬郎擾之不安，亟遣秋兒喚鵬郎入。鵬郎聞喚，方收拾書本欲行。夢霞好夢方回，微哼一聲。鵬郎知其已醒，面榻低聲曰：「先生請安睡，鵬郎去矣。」夢霞曰：「汝去乎？案上鎮紙下壓一箋，可攜將去。我此時腹中微餓，呼僮為我煮粥半甌，我自起飲之。」鵬郎應諾，呼館僮來，妥為料理，而自攜稿與秋兒逕去。